

## 清明时节忆祖父

■喻雪金

祖父的身世,在村里算是比较特别的。曾祖父兄弟三人,因家贫,仅曾祖父一人得以婚配。曾祖母生下祖父后,肚子便再无动静。于是,这根独苗成了三家人捧在手心里的希望。据说祖父小时候,一年内剃头洗澡的次数都是受曾祖父们严格控制的,他们认为这类事会消耗孩子的“元气”。甚至祖父还在腹中时,曾祖父们就已千挑万选地给他定好了亲事。

祖父从小就勤勉刻进骨子里。他在生产队里当过出纳、保管。在他人生的诸多名头中,最突出的有两个——石匠和砖匠。

曾祖父兄弟三人,曾为祖父的未来商讨过多次,最终决定让他拜师学做石匠。他们认为,石匠雕墓碑、刻门楣,承载着主家的祈愿,是颇受敬重的手艺。祖父不负所望,不仅成了一名出色的石匠,还无师自通学会了砖匠的手艺。

那时的石匠多在山野间讨生活,寻石开凿。偶尔也会把笨重的石坯抬回家,放在门口空地上,细细琢磨。

我曾见过祖父弯腰弓背,一手握锤,一手扶箕,对着一块青石一下一下地敲。锤起锤落,叮叮当当的声音从日出到日落。石屑飞溅,落在他的衣上,头发上,也落在他的手背上。他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,虎口处缠着纱布。有时,有点点血丝从纱布

里渗出。而手里的石头,在一天天变样。

多年以后,我见过许多弯腰弓背的人——插秧的农人,扫街的清洁工,伏案的读书人。可我觉得,祖父弯腰的弧度是最深的。他弯着腰,一锤一鏊,让父辈的期盼落地生根,也用这副压不垮的脊梁,为他的九个子女撑起一方天空。他不仅将九个子女抚养成人,还很体面地完成了每一个孩子的婚嫁,最后又帮扶着儿女们撑起烟火日常。

那年,父亲和二叔都准备建新房子。祖父对此显然是极高兴的,从打地基到房子落成,他全程参与,既是匠人,又是小工。那段日子,他天天忙碌着,兴奋着,像只不知疲倦的陀螺,绕着工地转个不停。他拿着砖刀砌墙,他弯着腰和泥,他安上石门槛时高声喝彩,那些画面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那是一种看到儿子们家业生根的欣慰,仿佛他这一生勤练的手艺,终于用在了最该用的地方。

我去武汉读书的那年,祖父的身体虽还硬朗,但对做砖匠活和石匠活都已力不从心了。听说我要去省城读书,他既高兴又担心,怕我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没人照顾。我去学校报到的头天,他轻声把我喊到房里,塞给我一盒饼干和二十元钱。见我推辞,他努了努嘴,压低嗓子说:“赶快收起来,别嚷嚷。”那样子,心疼中带点谨慎,让我至今难忘。那时

的母亲吃剩的。当我结婚生子成了一个家的父亲,当我将盘中孩子最爱吃的菜挪到儿女面前,自己则自然而然夹起昨日的剩菜时,那个黄昏灶边的影子,便猛地与我自己重叠了。

母亲一生节俭,每天天刚蒙蒙亮,她就扛着锄头下地了,锄草,浇水,打农药,摘棉花,地里的活计样样不含糊。太阳晒得她皮肤黝黑,手上磨出了一层又一层老茧,可她从来说痛过累过,却撑起了我们家的一片天。晚上回到家,别人都歇着了,她还忙活全家的事。端来大锡盆,打上井水,把家人的脏衣服一件一件洗。洗完衣服,又走进厨房,和面,发面,蒸上一大锅馒头,这是在准备一家人第二天的口粮。柴火灶的火苗舔着锅底,蒸汽弥漫在小屋里,我闻着馒头香味进入梦乡。母亲常常要忙到半夜,才能挨着枕头睡下,可第二天一早,她又早早起身,开始新一天的忙碌。

农闲时节,母亲也不肯闲着,母亲会纳鞋底,缝衣服,把我们的衣裳、鞋袜打理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。那些细密的针脚里,全是她对家人的爱。晚上搓玉米,剥

叶,点燃塞进灶膛,只听嘭的一声,随着一股青烟,一道橘黄的火苗燃起舔着锅底,她起身从水缸里舀一瓢清冽的井水倒进铁锅。待水烧沸了,将鸡蛋在锅沿轻轻一磕,滑进开水里,煮成溏心的模样,盛进白瓷碗,再添上两勺白糖,甜香瞬间直扑鼻孔。

我捧着碗狼吞虎咽,软糯的溏心蛋裹着甜汤,是童年最甜的滋味。外婆则坐在一旁,笑容可掬地望着我,青筋凸起的右手不时摩挲着我的头顶。见我连碗底的糖水都喝得一干二净,我摸着圆滚滚的小肚子心满意足,她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,收拾好碗筷,转身钻进厨房,忙着为我张罗更丰盛的饭菜去了。

那些年,每次去外婆家,她总会翻箱倒柜,把平日里自己舍不得吃的腊鱼腊肉都找出来,变着花样做给我吃,而她自己,却只就着酸菜、豆腐乳,简单地扒着米饭,吃得津津有味。

临走时,外婆搬来木梯,稳稳地靠在梨

树,他已有子孙近五十人,每一个他都装在心上,却再也无力面面俱到。但他觉得,我去武汉读书是件大事,他必须做点什么。

祖父与祖母相濡以沫数十载,共同拉扯大了九个孩子,其中的艰难旁人无法体会,能看到的,是他们一辈子相依相随,感情笃厚。祖母的去世对祖父的打击是巨大的。他亲自为祖母擦洗身体,给她穿上寿衣。祖母下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祖父一直沉默着,神情恍惚着,有时望着门口,一望就是半天,眼神空洞,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那天我接到母亲的电话,说祖父摔倒后中风了。当我匆匆赶到医院时,他已不认识所有人。医生说祖父这情况已回天无力了,我们只得将他带回家。当夜,我起床给他喂牛奶,他突然睁开眼,定定地望着我,似在努力辨认,又似想说些什么,片刻之后,眼睛又无力地合上。第二天,祖父走了,抛下了日常的劳作,抛下了对子孙的牵挂,走完了他艰辛勤勉的一生。

细雨霏霏,又是一年清明到。我立在祖父坟前,他的面容又鲜活起来。他做过那么多的墓碑,刻过那么多名字,却只给自己留下一块沉默的石墩守着老屋。风吹过山林,拂过不远处那些他亲手雕琢的石碑。在岁月的轮转中,那些石碑的字迹会浅,会模糊,但祖父这个人,会以另一种方式,刻在后人的记忆里。

■周遂成

花生,择棉花桃。时常忙到大半夜才睡。母亲吃过的苦,都化作了哺育子女的温柔;母亲熬过的难,都变成了面对生活的底气。母亲不常提起那些动荡的岁月,只是在饭桌上叮嘱“粒粒皆辛苦”,在劳作时说着“慢慢来吧,总会好的”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母亲在油灯下眯着眼穿针引线,用一层层旧布缝补的衣衫,陪我们熬过了一个个寒冬。如今,我才真正读懂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的深意——衣裳虽旧,却裹着母亲沉甸甸的爱,成为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光。我更忘不了母亲的教诲:多行善事,恪守良知,做一个正直坦荡的人。母亲的这些话语,早已刻进我的骨髓,成为我前行路上的准则。

母亲善良,乐于助人。在那贫困的年代,亲戚都乐意来我家,不管好坏,来了就有吃的,母亲一看来人是满脸笑容,不管是娘家人,还是婆婆家亲戚,都是热心接待。母亲常对我说:“做人要心善,吃亏是福。”这句话,像一粒种子,在我心里生根发芽。

母亲离去十多年了,逝去的是苍老的躯体,留下的却是永不褪色的贤德与坚韧。

■鲁敦喜

树上,提着竹篮爬上去,专挑那些最大最甜的梨子摘下来,一个一个往我的书包里塞,直到书包鼓囊囊的,装不下才肯罢休。

外婆牵着我的手,一路送到村口,反复叮嘱我走公路要小心,多看几眼,记得避让车辆。我总是假装听话地点点头,但甩开外婆的手,就像一头撒欢的小牯牛往前冲去,跑得歪歪扭扭的。气得身后的外婆直跺脚,焦急地吼道:“崽欸崽欸,别乱跑,看着车啊!”

我跑出去很远,回头望去,外婆单薄的身影还立在村口,在风里站成一抹模糊又温暖的轮廓。

如今,外婆离开我已几十年了,因她居住的老屋扩建,门口旁空地的那棵梨树也早已被挖去,不复存在。可在我心里,那棵梨树从未枯萎,反而伴随着岁月的增长愈发挺拔,长成了参天大树的模样。它扎根在我记忆深处,枝繁叶茂,结满了溏心蛋的甜、麻花的香,还有外婆藏在眉眼间的疼爱,成了我思念她最永恒的图腾。

## 四月的思念

■路石

今年的春雨几乎落满了整个三月。它催生了万物,草挺起了腰杆,花笑得那么灿烂,树伸展着翅膀,旷野滚动着碧浪,众鸟齐鸣,蝴蝶翩翩而来,湖水与春风相拥。它又仿佛万物动情之时落下的眼泪。这思念的泪水啊,一直绵延到四月。

一大早出门,我经过三两棵桃树,那粉红的桃花,一半凋落,铺了一地,寂寂无声地,满是惆怅;一半在枝头绽放,妩媚地、热烈地绽放。我突然想到:那凋落的花瓣多像我地下的父亲!而那枝头的桃花可是此刻行走在人间的我?顷刻之间,思念的潮水溢满我的胸膛。

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两年了。这几日,特别是在夜深人静时,我的脑海里全是父亲的身影。每每想到他最后的那段时光,我的内心充满深深的愧疚。

两年前,父亲的身体已被病痛折磨得不成样子。他消瘦,双腿浮肿,他气喘得厉害,头疼得仿佛要炸裂;他吃不下饭,烧心,只想喝清凉的米酒。他已经在一年内进出医院好几次。他最后只能住在乡下的老屋,只能躺在床上,煎熬着时光。尽管如此,他依然对生充满了希望。

那个时候,我也身患重病,历经两次大手术,与病魔作坚决的斗争,刚刚从死亡的边缘回过神来。我在爱人的陪伴下,拖着羸弱的身体去看望父亲。父亲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:“你回去吧,不要为我操心。你要保重好你的身体。”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爱人把我拉到一边,叫我不要哭。他安慰我:“你放心地养病,我会替你尽孝,我会好好照顾咱爸。”他为父亲买来一箱又一箱的米酒,他亲手为父亲做红烧肉,他搀扶父亲上厕所,他在医院陪护,在老屋父亲的病榻前守望。

母亲告诉我,父亲一直渴望穿一件风衣,老式的、中长的、黑色的风衣。哦,那可能是父亲年轻时就有的梦想啊。他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?而我,何曾真正地关心过我的父亲?我一直以为,父母为我们奉献一生,付出一切,是理所当然,是责任。当我真正明白,我们要回报他们这一生的爱时,已是夕阳西下,已是他们留给我们的孤独的佝偻的背影。我立马在网上搜寻,终于为父亲买到了一件质地精良的风衣。

那一日,阳光甚好。我们把父亲搀扶到屋外的藤椅上晒太阳。他勉强坐起来,眯着眼,背靠着藤椅。母亲拿出那件风衣,要给他穿上。他摆摆手,嘴里说了些什么。他眯着的眼在那一刻明亮起来,他用那双干枯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风衣。阳光落在风衣上,放射出异样的光芒。我仿佛看到,身着风衣的父亲,风度翩翩,神采奕奕。母亲说,他刚才跟我说,现在不穿,等到他走的那一天再穿。我的泪又一次在眼眶打转。

没过几天,父亲穿上我为他买的风衣,去了天堂。我终于忍不住,悲伤地大哭一场。

而今,我依旧坚强地行走在这春满人间的四月。我冥冥之中,总感觉到,是父亲一直在保佑我,一直在托举我。就像这一地的落花,用生命托举另一段的生命,用凋零孕育下一次的花开。

我不再为眼前的落花而结满愁绪。四月的一切依旧美好。我的父亲依旧活在我的心间,他从未离开!

## 清明追思念母恩

清明节前一天,我在温泉鲜花店买了几朵康乃馨和玫瑰,坐着儿子的小车,回到家乡古田,我拿着鲜花,提着香纸,扛着铁锹,带着儿孙,来到了母亲墓前扫墓。我们擦好墓碑,摆上鲜花,摆好供品,上香跪拜。我没有任何所求,只愿母亲在那边无病无痛,一切安好!

母亲离世已十一个年头,对母亲的思念从未减退,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,辗转无眠的夜晚,泪水浸透枕畔。

我已是古稀之人,这个年龄思念母亲,心里还是暖暖的。母亲是个普通不过的农村妇女,脸上刻满了皱纹,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,也是一辈子辛劳的印记。

记忆里,母亲就是一个灶台边的影子。黄昏的灯将她的身形拉得又薄又长,贴在斑驳的墙上,微微地晃。我只顾趴在方桌边,捧着一碗新做的热气腾腾的米饭,埋头吃得香甜。眼角的余光里,总是她侧着身子,就着那点昏黄的光,一口一口,安静地吃着我一顿的剩饭。碗边有时是一小碟咸菜,有时什么也没有。那时觉得天地间理所当然的事,便是孩子吃新

## 梨树、溏心蛋与外婆

看见路旁的梨树,我便会想起外婆;发展到后来,哪怕只是看见一枚小小的梨子,我心头也会涌起对外婆绵长的思念。

那棵梨树,是外婆亲手栽在她居住的老屋旁的一处空地上。我上小学时,第一次跟着同学去外婆家,它便已长得高大挺拔,粗壮的枝桠向四方舒展,枝桠都覆盖了瓦面,枝头缀满了金黄饱满的梨子,风一吹,果香便浸染了我的衣裳。

外婆家与我家同村,她住四组,我住五组,两地相距不过三里路,却是我童年最喜欢的奔赴。村小学离外婆家较近,每天早上到学校,中午放学,我经常背着书包就近去四组,风风火火地跑进外婆家,满头白发的她总会笑眯眯地迎上来,担心地唤着:“崽欸,慢点跑,别摔着了!”转身从青花瓷坛里掏出飘着菜籽油香的麻花,塞到我手里,又步履匆匆地去鸡窝摸出四五个温热的鸡蛋,轻轻搁在灶台上。

外婆从放柴火的杓儿里抓起一把干树